

## 闲话文人 林冠群

## 苏轼与李清照间的轶闻



苏轼

李清照

苏轼与李清照都是宋代著名的词人，但苏轼比李清照整整年长一辈，社会关系上本无交集之处。这里所说的“轶闻”是指两人之间因家庭关系所连带产生的一些轶闻轶事。

李清照的丈夫叫赵明诚，看过李清照《金石录后序》的都可以知道这对夫妇之间感人至深的伉俪之情。赵明诚的父亲叫赵挺之，山东密州诸城人，与苏轼同朝为官，任监察御史。但此前，他与苏轼却发生矛盾，各生嫌隙。原来，赵挺之任监察御史之前曾在德州任通判，与他同在德州的有后来成为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的黄庭坚，黄庭坚时任德安镇监官，而当时正值王安石变法时期，热中于官场投机的赵挺之为迎合变法，求取进身的机会，硬要在德安实行王安石的“市易法”。市易法规定，商人小贩都要向政府借贷经营，每年纳息百分之二十（其实更高）。黄庭坚认为德安镇小民贫，百姓不堪盘剥，担负不起债负，因而拒绝配合执行。苏轼得知这一消息，在赵挺之参加“召试馆职”（相当于参加最高等级的公务员考试）时，公开批评赵挺之是个极力搜刮民财的“聚敛小人，学行无取”，无资格参加考试。为此，赵挺之深恨苏轼。

至元祐六年，苏轼在宣仁皇太后垂帘听政时获得重用，在京任翰林学士承旨（为皇帝起草文书的主官）时，赵挺之利用他的“御史”身份，上章劾奏苏轼在为大臣吕大防授勋晋爵而写的“制”书中有“民亦劳止”之句，认为这是在引用周厉王的典故“攻击”宋神宗时期为“乱世”！为臣不忠、毁谤人主，令“识者闻之，为之股栗”，是大逆不道！照赵挺之的意见，苏轼该当杀头之罪了。但究其实，这明显又是一种企图以文字罗织人罪的“文字狱”手段。其实，苏轼的原文是：“天维显思，当将启承平之运；民亦劳止，愿闻休息之期。”全出于恭颂当朝的联绵属对之语，苏轼亦熟知神宗对他个人的赏识，岂有“不臣之心”？相反，若以此为论，则当时侍御史贾易弹劾苏轼的奏章中有：“豺狼当路，将肆其毒”，岂不是在攻击宋哲宗与宣仁皇太后用人不当，使朝廷上“奸臣当道”？赵挺之的小人行径当时就遭到正直人士的鄙视。但苏轼却因为被诬而主动要求“外放”，离开朝廷到颍州任知州去了。

李清照的父亲名李格非，因文名而受苏轼赏识，与廖正一等被后人称为“后苏门四学士”。但李清照似乎对此并不买账。南宋初年（绍兴三年），她曾有诗赠韩琦的曾孙韩肖胄，称“父祖皆出韩公门下”，不承认与苏轼有任何瓜葛，撇清了与苏轼的关系。而李格非本人虽受知于苏轼，但极少来往，考其生平，当苏轼获罪被贬远谪儋州时，他获得晋升，成为吏部员外郎，可见已经摆脱了苏轼的影响。而李清照在苏轼去世那年（1101年），年十八，嫁与赵挺之的儿子赵明诚，成了苏轼政敌家的儿媳妇。从这层关系上看，她对苏轼并无好感可知。

不过，李清照之父李格非虽蓄意与苏轼保持距离，后来又与苏的政敌赵挺之结为儿女亲家，却也未尝与赵挺之走到一

起。相反，到了宋徽宗朝，赵挺之作为排击“元祐党人”的干将获得重用，官至副宰相，权倾一时。而李格非却因蔡京颁布的“元祐党籍碑”上列名其中，被革去了提点刑狱的官职，被驱逐出京，全家生计顿入困境。李清照作为赵挺之的儿媳因此出面求情，请赵挺之网开一面，给父亲一条生路。但赵挺之无情拒绝，冷若冰霜。李清照为此有“炙手可热心可寒”，“何况人间父子情”的诗句，对赵挺之的势利无情表示出极大的愤慨。故此后人也有赵挺之不满赵明诚与李清照的婚姻，猜忌儿媳的传言。还有“赵明诚死后，李清照改嫁”的传闻也公然出现在宋人的笔记中。

北宋末年，王安石变法之后，像赵挺之这类钻营投机、拉帮结派的政客布满朝列。而且更为可恶的是，这些人结为党派排斥正人却反指对方为“党”，造成“新旧党争，祸及社稷”的假象，于是像苏轼这样本无意于争权霸位、邀宠干禄的正人君子也被诬称为“蜀党”，冤背黑锅，至今未能解脱。让人感叹的是，赵挺之最后也因与蔡京争权而被蔡京整垮，落得个“家破人亡”的悲惨结局，貽笑后人。而因赵氏的倒台，赵明诚的猝死，李清照晚年也很不幸，虽不至穷饿饥寒，却也是：“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。乍暖还寒时候，最难将息。三杯两盏淡酒，怎敌他、晚来风急？”景况十分萧条。

## 如歌行板 王经雨

## 游走他乡

送儿子去搭乘机场快线飞回美国纽约上学。目送他进了闸机，目送列车开动。一个人沿着香港中环码头海滨长廊走一走。风吹得阵阵清凉，阳光努力穿过云层和雾霭照过来。放眼望去，风云变幻之中的城市高楼，码头，道路，犹如坠入另一时空。

早晨出门前，匆匆看到回村喝乡亲们入屋酒及满月酒的父亲发来信息，附着几张老家村子照片，父亲道：“图三解说词：乡愁，是池塘边的一块大石头。”父亲和村子里好几位同辈人，小时候都是以池塘边这块大石头命名的，父亲的小名就叫石脚，也许是乡村的一种石崇拜文化吧。坚若磐石，是期望也是信念。此刻，于香江的海风吹拂之中，我心生感慨：生于美国长于美国的儿子，二十多年前漂洋过海去求学的自己，以及也曾游览各国但故乡情结深厚的父亲，三代人的目光会在哪里交集？

这个时辰的长廊较为清静，一位西方中年男子在拉小提琴，跟前摆放着他的CD集。琴声悠扬里也透着清寂。

又拐进另一条海滨长廊，一个年轻女子在唱邓丽君的经典老歌“任岁月匆匆流逝我只在乎你——”，她有些颤动的歌声和长发一起在风中飘散，而我就在这歌声中穿过长廊，当她又唱到那首“又见炊烟升起，暮色罩大地——”的时候，我就走到长廊的另一端尽头，拾阶而下，去找小舅提到过的那一家饭店：“海南餐馆”。今天，我的胃口呼唤家乡菜。

位于上环的这家“海南餐馆”，门面不大，推门进去倒是一派宽敞明亮且不失优雅。时间尚早，只有一桌客人。听到的也都是粤语。我用粤语点了一份海南鸡饭，想着坐下来好好吃个饭，走人。喝着先端上来的热柠檬茶，隐约听到海南话，耳朵不自觉竖了起来，再一听，还是老家的琼海话。忍不住起身寻声走过去。说粤语的侍者过来问我需要什么，我说我是海南人，听到有人讲海南话。她笑笑，把我带往最末尾一个卡位座，传来的琼海话越发清晰清脆，那高背的

椅子后面坐着几位大婶大叔模样的人。他们也几分诧异地看着我。我用琼海话自报家门说我老家也是琼海，从美国来，我的外祖父当年是这家店老板的同乡和朋友。那位大婶急忙问我外祖父是什么名字，我报上名来。她一下拉着我的手说，“你外公人很好，对我们晚辈很照顾。他年轻时候也是从美国纽约回来啊，他说过有孙女去了美国，原来就是你啦”。大婶比我还有几分情绪激动，一阵絮叨。原来现在餐馆已经转让给香港本地老板，他们这些乡亲老员工都留下来工作。而我那满头银发很有气度也曾闯荡世界的外公，也陪着我那乐天慈祥的外婆，长眠在海南琼海老家的青山绿水怀抱中。所谓叶落归根。

鸡饭端了上来，一盅露着鸡爪的汤，一份油菜，一碗鸡汤煮的饭，一碟黄澄澄的白切鸡，配着三小碟的酱料，传统的姜汁蘸料，甜酸酱，还有酱油。本来看到菜单上还有加积鸭，那就更是我的家乡菜了。那的确是我在海南以外的地方吃到的最美味海南鸡饭了。其实，第一次在国外吃海南鸡饭，还是二十多年前初到美国芝加哥，一位在马来西亚生长，从没去过中国，却会说一口流利的国语和一些海南话的海南籍华侨同学，他亲手做的，让我万分意外又惭愧。

心满意足亦感慨万千地走出“海南餐馆”，正对着那条赫赫有名且车流奔腾不息的大路，干诺道。这条道路正中悬挂的路标指示牌非常之豪迈，写着通往“All Destinations 所有目的地”。好吧，有条条大路通罗马，也有一条大路通往全世界。对已经漂泊异国他乡二十多个年头的我，父亲也曾如此安慰：“心安之处即是家。”

## 渐远风雅 老九

## 丹青微妙在精神

《谈笑有鸿儒 往来无白丁》  
谢苏友作

这幅画，是一定能让吴门书画家们面面相觑良久的，就像窥镜自赏一样，画中有其自己的形态啊！

吴门书画家与外地书画家就不大相同，在雅集清谈中，在相聚品茗时。有人可能不以为然：物以类聚，哪里的书画家都爱圈内相聚的啊，这哪里还分得出吴门的独特来？不一样不一样，外地的书画家太朴实，尤其西北内地的，有些书画家腹有大才，而外形看起来却像地道农民。这里不含任何褒贬成分，不过客观存在。你看西安的著名作家贾平凹，文曲星一样的人物，多少人拜倒在其足下，而且他书画无师自通，画有味，字有味，还到过苏州专门来办书画展，轰动一时。但他的外形呢，极其朴实，不熟悉的人，根本不相信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贾平凹。而且，他从来就不屑于在行为上改变自己，美化自己。

我前不久与他一起开会，一桌吃饭，很注意他吃馒头，小小金砖一样的小馒头，完全是筷子夹了蘸炼乳吃的，一口一个。他老兄呢，还像关中老农民一样，拿着馒头揪下一小块，塞进嘴，吃一疙瘩咸菜呼噜噜喝一大口粥，就差没有圪蹴着蹲到凳子上了。他也一向以自己如老农民而自豪。

吴门书画家呢，几乎所有都是“表里如一”的，笔头活好，身上的气质气度也不落半步，一个个都派头十足，儒雅外露，似乎都自觉不自觉在践行行为艺术。

请看，环抱双臂有环抱双臂的架势，手握烟斗有手握烟斗的规范，至于夹香烟者的器宇轩昂，擦眼镜者的厚道持重，还有那尖唇唇出碧螺春味道的腔调，都是传神三分的。最好玩者当然是蹁二郎腿给画中寿星续茶人，那坐姿，那手型，抿嘴不出一言却尽得风流！

请注意，画外还有烘托，一定是在河边，且有小舟欸乃而过，戴眼镜者的镜片上泛出粼粼波光呢。

画中题词，是唐代的苏州官人刘禹锡名句：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。还能联想到的，应该有稼轩长短句里所吟：醉里吴音相媚好，白发谁家翁媪。

有道是“丹青难写是精神”，看了这幅画，可以篡改一下，为：丹青微妙在精神。

## 轻扣名门 潘鲁生

## 怀念冯其庸先生

丙申年岁末，我正在闽南地区进行民艺调研，惊悉冯其庸先生逝世的噩耗，先生的弟子叶兆信回信息说先生走的很安详。腊月二十七，专程赶到先生灵堂吊唁，寄托哀思，看望了夏师母，她深情地回忆冯先生当年对后生们的培养、器重、关爱和支持，先生关心我们学术的进步和事业的发展。往事如昨，冯其庸先生的教诲言犹在耳，如今百世隔音尘，祭香深拜，难抵悲怀。

冯其庸先生是文化大家，他研究曹雪芹家世、《红楼梦》脂本、红楼梦思想等红学问题，取得的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；他的学术研究贯通中国文化史、古代文学史、戏曲史和艺术史，有杰出成就；他是诗人、画家、书法家，以诗书画语诉肺腑衷肠，成高迈境界。芸芸众生，冯其庸先生的智慧学养是种天赋，为学问而生，成就了卓越的学术事业；世事沧桑，冯先生一路几经贫困不辍其志，多少磨砺坚守其心，“虽万劫而不灭求学求真之心”，书写创造的不只是艺术与学术的篇章，更有命运人生的份量和意义。

吾生有幸，求学路上得仰高风，冯先生孜孜不倦治学，至真至诚待人，指导教诲皆如春风，特别是对一个行进跋涉的后学来说，学问大家的鼓励、指导和示范是人生路上最宝贵的雨露恩泽。记得我1987年借调中国艺术研究院《中国美术史》编辑部当资料员期间，冯其庸先生担任副院长，他很关心我从事的民艺研究，常问及我调研的手工艺领域，就民间紫砂工艺曾进行过很深入的交流，并在工作生活各个方面给予关心和指导。印象最深的是，冯先生谈治学方法，讲勤奋读书与调查实践二者兼备、不可偏废，他说“知识有两个来源，一个是历史的积累，将几千年中前人的科学成果保存下来，第二个是靠实践调查，不去调查你不会发现新的问题”。

文史如此，民艺亦然，先生当年的教诲铭记在心，启示和鼓舞我们在民艺研究中不固守书斋，不盲从理论，踏踏实实走进田野，走进乡土生活，在真实的生活流里感知和理解民艺的生成创造和演变发展的规律，在老百姓过日子的悲欢寄托里把握和阐释我国民艺现世而朴素、平凡而广泛的美的理想、美的观念。

冯其庸先生治学讲勤奋，他感慨没有经历过失学痛苦的人，很难体会到读书机会的珍贵，他常讲玄奘万难不辞取真经的精神，“一辈子下真功夫、苦功夫”追求真知，正如他感慨“大哉乾坤内，吾道长悠悠”，先生的榜样示范启示我们学术索求，守志养心，其间纵有艰辛，但有更多更深的喜悦和收获。